

# 散文組



## 散文組總評 凌性傑

近年台灣散文書寫質量俱佳，不僅反映在各種選集上，也呈現在文學競賽場域裡。2014年度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獎決賽工作，由陳列、焦桐、楊翠、楊佳嫻幾位老師與我共同擔任。在秋日午後，我們一起評選，一起談論散文的可能：題材如何翻新？表現形式如何調整？美感如何適切地傳達？本屆散文獎稿量頗豐，且篇篇都在水準之上，是可喜的現象。不管是敘事、說理，宣洩感受或是大發議論，一篇好的散文總是能顯現書寫者敏銳的知覺，讓讀者展開內在的對話。散文亦常蘊含書寫者面對現實的態度。即便真實事件可能經過掩飾刪修，散文家溝通的誠意永遠不該打折扣。是否真心誠意跟別人溝通，是否能讓文字書寫成為藝術，是我評價散文優劣的重要標準。

在文學獎參賽作品中，部分書寫者可能在寫真實事件時過度拘泥於事件本身，敘事次序較為呆板，拙於剪裁調度場景，把好看的故事寫糟了。稍微更動一下情景順序，或許文章會更動人。真的寫得像假的，是技巧拙劣。但是有些文章虛構得太過份，修辭華美卻少了真心，意在騙取同情，讓人一眼洞穿，同樣不可取。面對這批參賽稿件，我喜歡從中尋覓生活的氣味，細細尋繹文字背後的思想與情感。有些作品馳騁放恣一己的浪漫，某些回憶感懷之作暗藏書寫者的溫暖，而有些篇章迷困在愛與慾望的辯證中……，他們的敘述腔調形成個人風格，而散文作品是否迷人，這正是關鍵之一。

進入決審討論的篇章裡，每一篇都有極亮眼的優點。〈黑手寶藏窟〉起筆不凡，以氣味召喚時代，結合高雄拆船業與個人生命敘事，煥發著動人的光彩。這篇作品善於營造氛圍，讓細節說話，重新結構似已裂解的時代記憶，寫得自然流暢，獲得一致好評。〈暗房〉題目取得極好，內文也與此一題旨密切呼應，敘寫氣爆事件之後一個小家庭的親子關係。那麼遠，也那麼近，幽暗中有溫暖。〈金針〉以類似情書體的筆法寫金針花與感情事件，細膩纏綿，情感濃郁。其中同志議題的鋪展，處理得恰到好處。〈新 hands 人妻〉的作者細膩觀照生活，嶄新的人妻身份與高雄經驗兩條線索分進合擊，極具巧思。媳婦角色之呈現，似乎才是全文要旨。〈字音字形比賽〉的作者相當有創意，敘述字音字形比賽經驗與個人的情愫史，文字生猛有力。〈坎城影后 to heaven〉敘述城市裡的看屋經驗，個人的孤絕。

這些佳作提供美好的閱讀經驗，讓我們記得，散文原來可以這樣寫……



首獎作品

# 黑手寶藏窟

作者 鄧慧恩

外公停止呼吸時，我站在床邊，望著他比記憶中更為闇黑的圓臉，最先想到的是，從此之後，他再也滲不出汗水，我再不會聞到從他身上散發出來，那種帶著酸腐汗水味混合機油、煙屑氣息的味道——「臭牛仔味」，外婆都這樣形容那種氣味。

外公的店是黑色的。牆壁因為堆疊著許多器械、輪軸、大型機具，沾上了黑色機油，黑油成一片，地面上經年累月試著各式各樣的機械，排出許多濃重黑煙衝頂，因而吊掛著許多的長短鏈條、皮帶等等的天花板，也沾上了煙黃黑燻的油漬。水泥鋪成的地面，因為大型機具的拖曳，各種器械的敲擊，時間一久，摧拉拖擊出凹凸不平的痕跡，繼而被與塵土、油漬凝結的黑色污泥填補，讓走在地面上的鞋底，有一種黏滯的感覺，似乎踩在地面上，又像是走在發硬的油面上。那片地面，永遠也洗不乾淨，也永遠不必去清洗。

外公喜歡穿木屐，他走路時清脆的聲音，有一定的節奏，還有嘎然而止時的一種特殊「煞車聲」。木屐聲、引擎發動聲、器械搬動聲、起子用完被丟回工作袋與其他器具相撞的金屬聲、榔頭敲打聲、拋光時尖銳的金屬摩擦聲，敲擊了每個工作日。喔，對了，你知道如何辨識外公正在找的是什麼小玩意嗎？外公要的若是釘子，會在一群釘子裡撥找，發出的聲音是清亮的金屬撞擊聲，找的若是螺絲帽，那些在盒裡爭先恐後想被使用的螺絲，發出的是帶有重量而低沈的插隊聲音，外公的店作為整條街相似的店號之一，零零碎碎發出這些聲響，忽遠忽近，忽大忽小，整條街，每間店，各自敲敲打打，磨、挫、鋸、削，發出不同頻率，不同高低的尖銳聲音，一早開始，這些不協調的聲音此起彼落地響起，以此確認堆疊在店內，那些巨大機具的存在感。

這些器械機具，大大小小，有的堆於店外，龐大、沉重到無法移動，於是任由它們風吹雨打，逐漸生鏽，也不見有人去挪動，有的堆置於店內，雜亂無章。這些器械機具有有的伸出會刮傷人的葉扇，有的披著粗礫的外層，或是長著鋒利、尖銳的邊角，對幼小的我來說，它們都是冰冷而猙獰的金屬怪物。當年，我是媽媽從台北帶下來寄養在娘家的台北小女孩，在外公的店面走動，黑油常沾髒我的裙擺，有一次在店內玩耍滑倒跌傷，竟引發破傷風，幾日高燒不退，於是我被禁止在店內遊玩，只能在二樓的夾層裡寫功課、獨自玩洋娃娃，或是從開在木板隔牆上的小窗，看向一樓店面，外公總是在那裡忙著。一樓天花板上轟隆隆轉著的掛扇，與我的視線平行，葉片帶著油漬附著的牽絲灰塵奮力地轉著，吹出可有可無的熱風，整個店面攪和著室外狠狠切入的烈陽和高溫，與一室的器械零件、油污熱融成一片。

二樓的那個小窗，是我觀察樓下的神祕之眼。外公和勇仔叔公在店內忙碌，他們的忙碌並不是肢體動作迅速的忙碌，他們的忙碌，是頭腦跑得比身體快的忙碌，即便你並沒看到他們的動作，他們已經走到答案旁邊，提出解答。常常，有客人上門，提出各種要求，要找這個的零件，那個不動了，查查看吧！外公手又著腰，一臉嚴肅，剛開始還能靜靜聆聽，但客人還在叨叨絮絮地訴說，他已經來回踱步，翻弄店內的器械，有時候金屬器具相撞的聲音，比客人講話的聲音還大，你以為，他根本沒認真聽，約略是不耐煩了，他卻突然彎腰拿出一個東西，對你說：就是這個！接著，拆解、裝配，插上電源，機具動了起來。對我來說，這簡直是魔法！

有時候，客人以小山貓載來龐然大物的機器，外公跟勇仔叔公看到，忽然眼睛一亮，像是年輕了十歲，

不待機器搬下便先跳上車去，像是遇到許久未見的朋友一樣，輕拍、安撫，如同在低聲跟它說：別擔心，我會照顧你。修理這種大型機具，常常要耗上數天，外公就像照顧孩子一樣，把機具的內部拆解下來，分別仔細地清洗、晾乾，上油，花費許久時間找出故障的原因，更重要的，在店內數量龐大的零件內，找到匹配，可以置換、使用的零組件，然後重組，使這組機具重新運作。每當這樣的大型機具修理完畢要運回去，外公總是幫著搬運，露在泛黃汗衫外的胳膊，因為使力現出鬆垮卻仍奮力一戰的搖晃肌肉，迸發點點的汗珠。他再三確認機具穩當的固定於貨車上，然後拍拍它，我知道他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跟機具說了悄悄話：你好工作吧！別擔心，即使下次生病，我還是會救你的。

勇仔叔公跟外公，是換帖兼死忠的朋友，外公穿著領邊破著小洞，被食物、汗漬搞得泛黃的背心或汗衫，常常是棉質的，而且洗到變薄、變硬，黝黑的膚色透過薄扁的質料，上半身變得淺色些，有時汗衫被汗水淋漓，兩個乳頭便形成可笑的綴飾，再搭上皺巴巴的西裝褲，時常讓我感到不好意思。勇仔叔公的衣服就整齊多了，他穿著運動衫，配上白襪跟黑色功夫鞋。他們兩人撐起了這個店面，自稱自己是做「黑手」的。他們各有所長，外公擅長修理東西，但是勇仔叔公很會找零件，常常能找到從船上拆下來的有用機具、器材。船隻拆解之後所剩下的這些東西，因為拖來拆解的船隻，來自不同的國家，因此不見得是本地常見的器材，拆下來之後，首先檢查是否堪用，再辨識它的用途，若已不堪用，裡面的零件各自能作為何種器械零件的替代品，這些「眉角」，都是勇仔叔公的專長。整間店藏著只有他們知道位置的寶物，宛如這兩個黑手的寶藏窟。他們之間的談話還有許多神祕「代碼」，那是日常生活中不曾聽過的字詞，長大後才知道，那是日文的外來



語，有些還混入了自行加入的台語尾音或「變調」，像是電池のバッテリー，外公習慣在後面加上「阿」，使年幼的我一直以為那是水果「李仔」的兄弟。

外公跟勇仔叔公若是找到從未見過的機具器械，那種溢於言表的興奮，會持續到他們找出答案為止。我记得有一次，他們收到了一台乳白色的機器，那部機器，上端是有著多道0—9數字溝道的圓筒狀，已經被使用、觸摸到落了漆，露出了原始銅色，一旁有「加·乘↓減·除」鐫刻字樣，連接的下端則是方型，也有許多可以呈現數字的孔洞，周邊還有許多按鈕與把手，似乎為了什麼目的而設計，但是又無從知道如何操作，整部機器都為金屬製，沉甸甸的。那個有趣且充滿密碼的機器，引發了他們兩人濃厚的興趣和好奇，他們不因為不了解它的用途而草率地將它直接拆解，短視地揀出可用的零件，將剩下的殘骸秤斤論兩賣，相反地，他們以研究的精神，嘗試各種可能，試圖拆解這個金屬謎團。若是現今，可以上網查閱，連接到各國的資料庫去查詢，幾分鐘內就可以蒐集各種可能，然而那個時代，每項物品的理解都需要時間的堆積，親自動手探索。這台機器花了他們兩人許久時間研究，始終找不出它的用途，但是他們從未放棄，許多個吃完晚飯的時刻，他們圍著這台機器，左右端詳，小心地拆開外殼，查看裡面大大小小的齒輪，撫摸金屬外殼上鑲嵌著，有「日本製的事務用機械」與檢查字樣、編號的牌誌，讚嘆這台機器的細緻與厚重，我覺得，外公對於日本製的物品特別有感情。

這個機器的謎底終於被一個曾在糖廠工作，來店裡找零件的阿伯解開。阿伯把端正放在桌上的機器擺得斜斜的，左右手各自操縱機器上的按鈕與把手，他說這是一種計算機，比算盤先進的。左右手的巧妙操作配

合，讓上端的數字鍵輕巧地自動進位、轉換，彷彿計算著冥冥之中的一種數字，自有一套不可思議的神奇算式。這台機器是已經被淘汰的機器，不會有人詢問，也沒有利用價值了，然而，外公以一種敬重的心情，將它上油，擦拭乾淨，放在層架的上端，就在航海用的羅盤旁邊。

那顆航海用的羅盤，又重又大，裡面畫有八角星星，我算過的。外公說，因為出海時間久，維修麻煩，所以船上的物品一定要堅固耐用，品質特別好。勇仔叔公帶這顆羅盤回來的時候，沒有多說話，只是靜靜地從麻布袋裡拿出來給外公，外公叼著煙，從口袋掏出煙盒，敲出一根煙，遞給勇仔叔公，替他點燃，兩人蹲在地上，儘管布袋裡還有許多物品，他們只看到這個羅盤。外公伸出粗厚的手揩了揩表面的灰塵，並不看向叔公，喃喃自語：「有像ひこうき（飛機）的時鐘！」叔公深吸一口煙：「幹！就知影你會屬意！」那個羅盤成為外公的收藏，有空時會取下來把玩。後來我才知道，外公年少時曾到日本去做過修飛機的少年工，因此對於修理東西有濃厚的興趣，也奠定了他對於機械知識的基礎。

聽說外公與勇仔叔公就是在做少年工的時候相識的，從此做什麼事情都在一起。勇仔叔公無父無母，也沒有手足，聽說之前是有太太的，但是太太後來離家出走，外公開了這間店後，他們就一起工作。勇仔叔公跟我們住在一起，外婆煮好飯，外公總是大喊：「兄弟仔！食飯囉！」他便會來到桌邊，不發一語地扒飯，飯後魚貫的一根煙，代表著吃飽，也代表待會的工作即將開始。寡言的勇仔叔公，沉默至極，他與外公似乎無需交談，就能了解對方在想什麼。當外公蹲在地上檢視機器的狀況，正以螺絲起子敲一敲這裡，扳一扳那裡的時候，有時勇仔叔公已經在零件堆找出物件，直接堵到外公面前，若是合適，外公便不發一語地接過來

換好，測試是否能發動，發動的聲音一響起，一旁的叔公便是抿著嘴，眼睛透露出得意笑意的表情，若不是合適的零件，外公推回去給他，他便一臉不悅，踱回原處，任由外公怎麼問話都不回答，也不幫忙找零件，讓外公自己負責維修。「囡仔性！」外公總是這樣說。

那個拆船業正是興盛的時代，外公店面的經營命脈便是許多船上拆下來的零件機具，有時候，外公外出探視，內部消息透露出來，有許多「好物」的船，搶先一步去訂人家「殺肉」下來的物品，等船拆卸完，就能整個「卯」走。勇仔叔公因為小阿公將近一輪，體力尚好，有時候會上船擔任拆船的工頭，外公常常勸他沒有必要去做那種工作，錢夠用就好，不夠用也可以商量，但是勇仔叔公沉默以對的時間居多，我想，每做完拆船工作，總是衣衫骯髒，神情疲憊的他，或許不是為了錢去做這項工作的，也許只是因為寂寞。

後來想想，也許那個夏日傍晚的火花是一個預兆。那天，外公與勇仔叔公正在修理一個手拉式的柴油馬達，那種馬達，只要一抽動拉繩，就能啟動，隨之噴出嗆鼻的濃煙氣流。傍晚，外婆嫌「蚊厚」，即使緊閉了通往二樓的門，還是很多蚊蟲，於是準備吃晚飯前，到店門口旁邊，準備撒亮火柴點蚊香，結果瞬間引燃了馬達排出的廢氣，迸出了小型的爆炸火花，灼傷了外婆的手臂，鄰居與客人七手八腳地幫忙送外婆去醫院，外公手抱胸，看著焦黑斷裂的蚊香圈，凝重皺眉。已經是國中生的我，聞到空氣中複雜的各式氣味，有空窒息的感覺，也有隱約的不安。

數日後，勇仔叔公便在大仁宮的油輪爆炸事件裡喪生了。外公接獲油輪爆炸的消息，一邊跑，一邊還掉了一隻木屐，來不及回頭檢，便騎上機車前去現場。因為工人沒發現船裡還有燃油，在切割船體時引發火苗

爆炸，勇仔叔公就在那艘船的甲板上，全身燒傷，來不及送到醫院，就斷了氣。外公不顧眾人反對，違反一般民俗習慣，把意外喪生的叔公遺體移回家裡，搭建靈堂在門前，因為店門口實在堆了太多沈重的機具，無法移開，因此那些機具也成了守靈者。

外公始終坐在靈堂內，我發現他的頭髮更白了，他吐出的煙與燃燒的香，煙霧裊裊，混同在一起。需要擲筊的時刻，外公以平常跟勇仔叔公講話的語調說話，情緒不見任何起伏。頭七那日做法事，外公很滄桑的告訴坐在身邊的我：「佻叔公對我是真好，欲死嘛是選好勢的所在，通互人好尋，若無，關佇船內面若按呢燒三工，看佻糟蹋人：」

外公的情緒終於在出殯那天潰堤，一直冷靜的外公，看著勇仔叔公的棺材要往外搬動，忽然淚眼婆娑地大喊：「勇仔——」半是責備，半是不捨，更多的是哀痛。外公後來曾說：「拆船的代誌，若不是無通吃，誰會像佻叔公按呢有閒去舞這項？高雄這個所在，是用真濟人的血及肉起(ㄟ)起來的！」

多年後，他去美國探望舅舅一家人回來後，他告訴我，看到珍珠港事變中被偷襲的那艘戰艦被當做紀念館，心裡非常不平，他覺得，以船業和海港為榮的高雄，有那麼人靠跑船、拆船維生，像是那艘爆炸的卡那利油輪好了，怎麼就不能成為什麼紀念館，讓這些為了家庭，為了經濟冒險、送命的人，也能被紀念？外公嘆了口氣說：「相戰的時，人命無算啥，現在的人命亦無值錢。」

或許是我的錯覺，勇仔叔公過世後，外公的動作緩慢了下來，似乎遺忘了許多零件擺放的位置，開店時間，多半都望著路上往來的車輛行人發愣，事實上，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這條街上開了許多掛上「電機」

招牌的店，店內的物品擺放非常整齊，照明充足，架上井然有序地擺上一排同系列的嶄新零件，不似我們店裡的零亂古舊，店面深落，採光不足，總是昏暗成一片。這些店賣新的零件，替客戶訂馬達、油壓機等等的新設備，像外公這樣，買賣中古機具，替人修理機械的，找替代零件，讓機器起死回生的師傅，越來越少，外面的客戶開始找不到專精於維修的人才，漸漸地，修理機具也越來越不划算，外公發呆的時間越來越多，有時甚至整天都沒有客人上門。到外地讀大學的我，某一天回家，發現店門口堆積不知道多久的機具已經不見，鐵捲門全部拉上，我打開側門，發現外公獨自坐在沒開燈的室內，那原本是他大展身手，修理機械的地方，只剩下他指間那忽明忽滅的菸頭，像是哭紅的眼睛。

外婆過世後，外公在醫院纏綿病榻，定居在國外的舅舅無暇處理房產，這間我度過童年時光、少女時期的住家店面，長年無人居住，大門深鎖。附近的店街也起了很大的變化，曾經向著故障的機器吹了神奇的一口氣，便能讓彌留的機具復活，像是擁有魔法的店面，被視為都市之瘤，似乎不得不除。把公園綠茵、樹木剪貼、黏著上去，似乎金屬的鏽蝕、機具的斑駁、潤滑齒輪和鏈條所滴下的油漬，還有種種器具撞擊、摩擦、擠壓的聲音，都會消失不見。當然，許多的人生歲月也一併被埋藏、覆蓋掉了，但是，記憶會不會隨著綠樹越長越高，漂浮到樹木的頂梢，眺望到更遠的地方呢？

外公葬在外婆身邊，另一邊則躺著勇仔叔公，外公說，這樣的安排，才不會讓叔公的墓無人顧。當年燒到面目全非的勇仔叔公，這麼多年過去，已化為塵土。今年掃墓，我重回外公家，幾乎不認得方向，原來，清除掉回憶裡，那些堆積在路旁的大型機具後，路景是這樣子的……

費了一番功夫打開側門，大門的鐵捲門早已生鏽卡死，我站在開了單管日光燈，還是模糊黯淡的空間，環顧四周，仍有許多沒有清掉的器械零件，還是堆滿室內。忽然想起外公那個沈重的羅盤，我轉身往架上尋去，費力地拿下它，吹拂它的表面，揚起一陣粉塵，百種情緒突然湧進眼眶，讓我不禁輕輕地對它說：「好久不見」。

## 鄧慧恩

### 個人簡歷

鄧慧恩，出生於台灣台北市，曾於台北、桃園、新竹與台南求學，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

### 得獎感言

在追逐最新資訊，迷失在眾多型號的時代裡，我想把許多個摸索、探索、考索的過往時刻記錄下來，我相信這樣的過程，是記憶機器的修理過程，而且這部神奇的機器，終將被啟動。那些不被丟棄的生命零件，其實每個都賦有特殊的意義，預備要在不同的人生發揮重要的功能，因此不能捨棄，也不能被忘記。



## 〈黑手寶藏窟〉評語 陳列

這是一篇對人的認真勞動、對人世間的情感義理、對一個城市的成長，表達懷念與敬意的頌歌。

作者站在時間的距離外，回顧居住外公家時曾在自己的生命裡留下的一些深刻記憶，包括這個「永遠不必去清洗的」黑色的勞動場所、童年時期從二樓的一扇小窗所一再目睹的魔幻時刻——故障的機具如何竟然起死回生的神奇過程、外公和勇仔叔公在勞動中的互信互賴以及從中培養出來的無需言詮的深沉感情、他們對物的熟悉和虔心對待、拆船行業的經濟利潤與辛苦甚或生命傷亡，等等。這一切，作者娓娓敘述，並且具體描繪，有聲有色有圖像。全篇說情含蓄，感懷真摯。

作者想表達的，或許是：時間過去，許多人事物都必然地消失或者沒落了，但總有一些讓人繫念讓人覺得不捨的什麼東西，會留下來。



評審獎作品

# 暗房

作者 少凰

她把一袋壞掉的油蔥酥和水果皮放在機車的旁邊，現在是早上5點，夏天的早上開始的特別早，但這對她並沒有特別意義。人類的發明改變了一切，包含時鐘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東西。她相信，在時鐘還沒有發明前，人類會依照公雞鳴叫的時間起床，而公雞會依照天空的明亮程度來選擇鳴叫的時間，這樣，冬天時她就可以在溫暖的被窩中多躺一下。

她放好那兩袋垃圾，或許有一點太外面，但她沒有很在意，這條巷子夠寬，剩下的空間足夠一台汽車經過了。

她開門回到家中，雖然燈是開了但她還是覺得房間暗暗的，或許是牆壁的問題吧，這種老式的磨石子牆壁雖然耐用，但總感覺灰灰的。她看過隔壁人家的白色粉刷牆壁，多好看，等有了自己的一棟房子，她也要白色的粉刷牆壁，她想。

她從廚房抱出兩大袋油蔥酥放在門邊的地上，然後看著她丈夫走下樓梯。她把地址交給丈夫後就走進廚房做早餐了。

她的丈夫會將這兩袋油蔥酥分別送到兩間小吃攤。這種充滿油炸味的佐料就是她們的生計來源，雖然就一位吃素的在家人來說販賣這樣的食物有些奇怪，但她吃素畢竟是後來的事了，他們倆賣油蔥酥先，因為吃素的關係而不賣油蔥酥，有點鳩佔鵲巢的感覺，而且除了賣油蔥酥，他倆也不會其他掙錢的本事了。

她把麵包加熱後坐在廚房中央的餐桌旁慢慢吃，她的丈夫會在外面自己買好早餐。其實她是很希望丈夫能和她一起吃早餐的，這個家只剩下她們兩個人了，怎麼說都應該要親密一些才是。

她在看電視休息時，丈夫回來了。丈夫把收到的錢放進櫃子裡就上樓了。

她應該和他說些話的，她想。

明天是中元節，她翻看冰箱，仔細檢查還缺少哪些供品，魚啊肉的還有各種葉菜類將冰箱塞滿了，但她還是覺得心裡不踏實，思索過後，她覺得還是去菜市場上逛一圈好了。沒什麼好買的就算了，要是看到什麼自己忘記的東西也可以順便買回來。

中元節是道教的說法，她更喜歡稱這個節日為孟蘭盆節——這是佛教的說法。明明就知道什麼都不缺，她還是忍不住再買了半隻鴨回來，不是要拜的，女兒喜歡吃。

孟蘭盆節這樣一個濟渡苦難眾生的節日，成為一家四口少數能見面的幾個節日中的一個。或許這樣說有些不對，但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她期待起像這樣的節日——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元宵節、冬至，這些節日時女兒們會從台北回來。

她有點羨慕隔壁白牆壁的那家人，她們的女兒還在讀書，寒暑假時就會回來，時不時的看到母女倆人騎機車出去玩。或許人就是這樣吧，總是對現在自己所擁有的感到不滿足，她的女兒們也有過這樣的時光，但她常對她們說有空就出去工作賺錢，減輕些家裡負擔，現在她們真的好好的在賺錢，她卻希望她們能待在家裡了。

她把那半隻鴨塞到高麗菜旁邊時，聽到前面有垃圾袋的聲音，她想到可能是野貓野狗在偷翻，到前一看，

卻是隔壁的女主人在拉動她放在門前的塑膠袋。原本黑色的塑膠袋外面又套上一個粉紅色的塑膠袋，黑的在裡面透出色來。隔壁的女主人將那兩個袋子往屋簷下帶了些，她這才想到或許是袋子給人輾破了，這人好心幫自己整理一下。

真是佛心來著，她想。上回聊天時聊到這女主人也是信佛的，但似乎很久沒去精舍了。或許可以帶她去自己的精舍，說不定她會喜歡。她想。

她喝了一杯水後又出門了，在她將兩袋油蔥酥放上機車踏板時，她的丈夫仍然沒有下來。這兩袋要送到比較遠的地方，她沿著河邊騎著，這條河是高雄很重要的一條河，但她其實不知道它重要在哪裡，除了一些節日這裡會有擺攤、燈會，讓她和丈夫會來這裡走走外，她對這條河就沒有其他想法了。但從這家店向她訂油蔥酥的速度比其她店還快來看，這條河或許真的有它的重要性，只是她不知道而已。

回程的路上，她看到有人用小貨車在賣黃澄澄的香蕉，她又忍不住買了一串，不是要拜的，女兒喜歡吃。

她剛認識丈夫時，丈夫的興趣是沖洗照片。丈夫自己弄了一間暗房，擺滿瓶瓶罐罐，丈夫向她解釋過這些東西，但她記不起來。她總覺得這是讀書人的東西，心中不自覺的將自己矮化下去，那間暗房她沒進去過幾次。

時間約莫快中午了，影子怕熱似的移往主人的腳下。

她停在紅綠燈前，燦爛的陽光模糊了她的視線。旁邊有一對母女，女兒問母親今天中午吃什麼，母親回說醬油麵嘍，小女孩哀哀的叫著怎麼又吃這個。

她低頭看著那串香蕉，又大又肥的香蕉，亮金金的在袋子中像尾魚一樣的發亮。她突然想起父親向自己說過的，臺灣靠出口香蕉賺進大把銀子的事情。

父親是碼頭工人，常常要在烈日底下工作。她小時候覺得在碼頭邊工作好，熱了就可以下水玩，父親聽完就是摸摸她的頭而已。她有一次到碼頭邊找父親時，看到父親坐在一個大紅貨櫃的陰影下吃午餐。大大的陰影有稜有角，父親像是坐在一個灰暗的房間中，汗衫被洗過無數次，黝黑的肌膚從布下透了出來，父親低頭快速的扒著飯。她站在太陽下，燦爛的陽光模糊了她的眼。

她突然想起今天早上幫她處理被輾破垃圾袋的隔壁女主人，她真的是一個好人，她想。

回到家已過中午，丈夫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說自己已經吃過飯了。客廳沒有開燈顯得更暗，電視在黑暗中播報著高雄氣爆的消息。她覺得自己應該要有一些感覺的，但事實上，她除了捐些錢給精舍讓師兄師姐們去救災外，她就沒有其他作為了，她真的應該做些什麼，有位常客就在那附近作生意，她或許應該去看看他，下午送貨時去看看吧，她想。

電視發出幽幽的藍光，好像成為這房間中唯一的光源，並將整個房間也染成了這樣令她沮喪的色調。她

想起丈夫的暗房裡總是紅色的，就是動物星球頻道裡，晚上看動物時的那種紅色。在狹小又密閉的空間中，這應該是會令人不太舒服的顏色，但她卻一點也不覺得，或許是因為丈夫在她身邊，也或許是因為牆上掛滿了兩人的照片……。這些照片掛在暗紅色的空氣中，她卻能一一記起拍這些照片時的地點、時間、甚至是兩人在拍這張照前後說了什麼話。但當她看著電視上的畫面時，她卻想不起這些她常跑的路段本來是什麼樣子。

她想起丈夫以前帶自己去泛舟，溪水旁的鵝卵石、砂礫，和電視上的畫面重疊了起來，她想起兩人泛舟後拍的那張照片，在暗房裡的樣子。

下午她要再跑最後一趟，這個老闆臨時向她要貨。丈夫問她要送去哪裡，她回說很遠，在小港區。她壓下準備起身的丈夫，說想順便去拜訪一個朋友。

她離家沒多遠就遇到隔壁白牆壁家的女兒，她帶著粉紅色的棒球帽，穿著淺綠的上衣和白長褲，騎著腳踏車要過馬路。他想起以前小女兒吵著要一件白色有蕾絲的裙子，當時她想這樣的衣服容易髒又容易壞，一直都買暗色系的衣服給他們穿。當時應該要買的，時光一過去就不會再回來了，她慢慢的隨著隔壁家女兒的腳踏車前進，彷彿她的女兒小時候在練腳踏車時，她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一樣。

時光一過去就不會再回來了，她一面看著那台腳踏車彎進左邊的小巷子，一面想。

送完貨，她想到那名常客的店去看看，但客人的店正是在氣爆的範圍內，她進不去，她看著那滿地的碎石與泥濘，將機車掉了個方向，離開了。如果客人沒事，就會再和自己訂油蔥酥的，她想。

她看看時間還早，放慢了機車的速度。黃昏是她最喜歡的一個時段，黃昏、昏黃，濃厚的顏色像油蔥酥的氣味一樣的包圍自己，飽滿的，彷彿自己也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像在暗房中那昏紅而神聖的光暈中，她彷彿看到一張一張的回憶在眼前鋪展，一張又一張緊密的接合在一起，快速滑過眼前，像一台小小的投影機那樣，以溫暖的顏色投影她的回憶——碼頭上的父親、暗房中的丈夫、泛舟完的兩人、油蔥酥的袋子、女兒的腳踏車，隔壁家的白牆壁……。

然後回憶逐漸沉澱，變的冰冷而扁平。她回家時丈夫仍在看電視，藍色的光照在她的右手上，照在她右手提著的塑膠袋上，裡面是兩個肉鬆麵包，不是拜拜要用的，女兒喜歡吃。

# 少凰

## 個人簡歷

目前就讀於東海大學中文系。

得過 102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金質獎。

## 得獎感言

這次能得到這個獎，讓我備感榮幸。從小就喜歡觀察周圍的人事物，並從觀察到的去串連、思考這個人可能的生活。在我觀察的過程中，逐漸發現我觀察的不是一個人，同時也是我、我的家人、朋友、所有人的生活。在寫作的過程中，我試著不要加入太多個人的感情，以更客觀的角度來描寫人物，希望能讓更多人對角色有共鳴。

如此寫法能受評審青睞，讓我對接下來的寫作有更多的自信。





## 〈暗房〉評語

焦桐

〈暗房〉描寫經營小生意的生活，從容，平實，深刻。以第三人稱敘述，讀來帶著故事感；流暢來往於父親、丈夫、女兒、油蔥酥、送貨之間。主人翁身在貧窮家庭，過的是暗澹人生；暗房乃重要隱喻，既明示丈夫沖洗照片的地方，也象徵未開燈的客廳，象徵晦暗的過去和未來。

油蔥酥是敘述者的家庭營生來源，堪稱臺灣的食物符碼，廣泛運用於各種吃食，如製作XO醬，或麵湯、拌青菜，風味小吃滷肉飯、焢肉飯、擔仔麵、沔仔麵、粽子等等更是少不了它。

通過油蔥酥，展開深刻的敘述。情感相當節制，如買香蕉，聲明不是要拜拜的，女兒喜歡吃；買鴨肉也不是為了拜拜，只是女兒喜歡吃。尤其最後去高雄氣爆現場想探望客人，復掉頭離去，淡淡的憂傷，飽滿著真情，允為不可多得的佳構。

優選獎作品

# 金針

作者 郭惠貞

處於一種午後憂鬱式的低潮，感覺時間有時候就那樣過去了，如此輕易，那麼靜態，比起經歷過等待的日子更為空白，人情事物逐漸失去了輪廓，像電影結束前的淡出，隔著玻璃框看著這魔幻時刻，抽離了聲音與隱喻，在風景前，空氣裡彷彿有甜美的感覺燃燒起來。

那幕風景非常晶亮，晶亮到讓人睜不開眼睛，高溫蒸騰的路面，青春勃發的日常，金針花開的時刻。站在至高點，最先驚嘆的是明明熱靜的藍天，阡陌縱橫的農田，滿山谷躍動的金黃色花毯，還有妳燒灼的皮膚，和緩的撫觸，視覺與感覺皆飽滿，繽紛、香郁，酸甜有致，雞尾酒似的夏天。

還在一起的時候，我們鮮少認真規劃一次的出遊，天真以為幸福的極致便是和喜歡的人相處，天光漫漫，路途徐緩，甘心當個居家的女子，妳談論妳的工作所遇到的事，我說些與同學偕往的城市，彼此有什麼幽微與隱密的心緒能立即感知；偶爾沒有說話的慾望也能各自讀書，入睡前為了今天輪到誰去關燈而拌嘴……在長鏡頭的取景中，我們擁有最好的時光，愛與眷戀藏於細節裡隱而不宣。

交往之初，某些朋友得知對象後便客氣的語帶玄機，祝福的話也隱隱欲言又止，但我總自以為是的認為戀愛是兩個人的事，像信仰般深信只要一份單純踏實的愛，兩顆堅定的心，便無須害怕眾人的耳語流言，擁有著完整可期的將來。

直到妳離開，我跌入生活預謀的佈局裡失去想像，在房間裡恍惚，覺得午後的對流雨便是末日風暴，雲影越壓越低，從遠方開始翻湧，接著撲天蓋地襲捲過來，雷聲隱隱作響，整個世界漫天飛懸，混亂顛倒，那些放晴之後的鳥鳴聲，還有樹木枝葉繁盛蓊鬱的樣子，只是電影裡而不是現實。

但末日都是自己的。現實如同妳所說：「妳的未來還很遠呢。」

妳總這樣說。在我與妳鎮日遙望的時刻，若有所指地說。回應妳的瞬間，我略微遲疑，彷彿有那麼一點點無可名狀的欠缺之感，阻擋在面前。儘管我們都深深明白，誰也無法逃離一切，世界往往難以順利運行，時間不停的打磨削平著生命的齒輪，總有一天，會成為沒有稜角的圓，在現實裡來回兜圈。只是我擅於作夢，可以向妳繪聲繪影各種陰沉的場景、人物，或清晰透明的生活，認為人生總該這樣、那樣，但妳皺著眉說，我太年輕，浪漫初綻，雀躍如孩子，才能如此單純明快的相信，且勇於承諾。

後來我說：「我們去看金針花，好不好？」

畫面開始快轉倒退。車子高速飛逝在坦坦的公路上，恍若行走在意氣風發的歲月，放眼所見的未來皆如此開闊。雲被陽光碾薄，如同支離細碎的預言止於信仰，山邊天角透初暈黃的光亮，陽光以試探的步伐穿透入內，妳眯起眼睛，像在找尋盡頭後的世界似的。車身拐彎，折過迂迴的田間小路，妳揪緊眉頭不發一語，逐漸加重油門的力道，引擎聲響隆隆，地勢急遽攀升，我們安靜地在折曲顛坡的山路中循索而上。

夏日午後，幾乎很難在戶外的烈焰中閒步，停妥車，要看花也得走上一段路。妳帶著新購置的單眼相機，在驕陽底下花叢堆裡取景，快門聲啪噠啪噠地特寫近拍，我口乾舌燥，煎熬難耐地等候，偶爾匆匆拍下幾張相片，便不停地催促妳回到車裡，前往下一個亭臺。直到抵達忘憂亭，我趴扶在木欄杆上，視野盡頭的山下，無可依憑的現實還等在那裡，但是現在，轉頭看著大我六歲的妳，這不就是令人心動神移生活嗎？一個幽遠深靜的時空，一位相互珍視的戀人。妳緩步朝我走來，臉頰曬得像火，左手藏在身後，「喏，妳的金珍！」

金針，象徵美麗又富堅忍耐苦的特性，相傳古籍記載金針又名「忘憂草」，一日開一花，朝開而暮謝。當妳在花叢堆裡找出那朵棄世的金針，並遞給我，我認真地說：「何以忘憂，唯有『今珍』。」今世之珍，妳但笑不語，由著我用青春盛美的想像，將它視為偕手相伴的承諾。

賦返以後，窩在床上，妳剛洗完澡的香味與混合著乾淨清爽的涼夜，把夏天搖晃的微微醺人。我們肩倚著肩，蓋著同一條棉被，就著那3C產品微弱的白光，突然妳說，妳最喜歡的一張，是我拍的一幕全景照片，照片裡勻靜的藍天，遠山遼闊，兩名旅者背對著背，有各自的風景，我告訴妳最美的應該是那一地暑氣閃耀的金華，妳淡淡的笑了笑，繼續在黑暗中檢視所有的照片，不知黎明將至。

有時候我企圖翻回的昨日章節，試想一個細微的修改便能扭轉一切，如果當時我沉住氣，在妳偶發性神祕的消失三兩天，約會的時間後只鬱鬱地點燃起菸，對於一切逐漸以沉默回答，我能平靜的翻覽手邊的讀物，而非對妳閃躲的影子感到巨大的恐慌，咆嘯自己的疼痛且不再顧及對方感受，或許，我們能改那寫宿命般的結局。只是原先我預期最壞的結果，不過也就是妳未能放棄過去的某些片段，當共同的朋友悄悄透露出妳因為家庭的因素，可能需要遷出城市時，我鬆了一口氣，以為需要克服的僅僅是距離而已。

然而妳選擇斬斷所有能夠連繫的管道，愛情裡妳用決絕姿態告別，斷然劃清界線，冷靜處理的近乎殘忍。最後一次通話，妳接起電話吐出濃濃地焦慮，匆匆地說臨時被派遣國外出差，趕赴著收拾行李到機場，交代我幾日後到妳的住所尋尋走走，便掛上電話，一聲再見也沒說。

前往妳租賃的公寓，打開門後，當下的錯愕與不安將我緊緊的擁住，不可置信地走入室內，公寓裡已經

清空的一乾二淨，我慌張的替妳撥打電話給房東，他語帶歉意地表示，因為妳離開得很急，新房客又已經找到，才提前進來打掃，而妳交代有人會來領取的作品，就放置在書桌的架上沒有動過，要我拿完東西後將備用鑰匙放在桌上即可。

架上整整齊齊地擺放我留在妳這裡的換洗衣物、牙刷、幾本極力推薦閱讀的書籍，還有一幅鑲了框的照片，那是最後一項物品。環顧著收拾的空蕩蕩的屋子，想像妳當時在屋子裡來回推疊成箱的行李，如同電影場景交疊的手法，妳將離開的身影清晰，我頹然地坐在沙發上卻已淡化的只剩線條輪廓。搬家公司的工人手腳俐落地搬走妳所有的家當，妳拖著一只小皮箱，關上門時不自覺的停下腳步，愣忡了幾秒，好像想起了什麼，我用眼角餘光瞄妳的動向，旋即聽見砰的一聲，是一種接近夢醒的巨響。

那段時間，有時從夢裡掙脫，黏附在臉頰上新的舊的眼淚都結成的薄片，有時候疲極卻無法入眠，便像個倔強不服輸的小孩，緊咬嘴唇劇烈而無聲的哭。我確曾像是某種精神疾病患者，意念始終無法承受，以為世界要崩毀，靈魂將無望地焚燒殆盡。日復日，熟睡前，用快節奏的分鏡下想起過去的相處，我們也有小小的悲傷與細碎的爭吵，我試圖找出妳的顧慮和吞吐，沿著時間留下來的線索，才發現妳是如此輕微，假若妳不皺眉不開口嘆息不出聲嚷嚷，誰都無法察覺，到頭來我只能看見自己每次惱羞時張牙舞爪樣子，種種臆測在腦裡橫生出盤根錯節的森林。

我該向妳說過一個關於金針花典故吧？大意是說古時候有位婦人因為丈夫征戰，便在家居北堂栽種萱草，借以解愁忘忙，從此世人稱之為「忘憂草」。有別於一般記載古代遊子遠行之前，就會先在北堂種萱草，

希望減輕母親對孩子的思念，忘卻煩憂。妳的確如同母親一樣的給我的愛似乎沒有倦怠，總是心疼的笑，等我歸來，像給予一個青春孩子所需要的空間，情感纏繞於日常細微的枝節裡，在妳的親人得知妳的性向，與妳幾乎斷絕血緣關係時，妳卻開始成為至親的角色。

曾經覺得我們是那麽光亮，此後行經了歲月，我逐漸明白某些美好無以為繼而黯然獨身。不再相尋的日子，想像妳偶爾也關心，或說我寧可相信妳也曾關心。直到那天朋友說了嘴，坦言幾度接過妳母親焦慮的來電，探問我們的情況，一瞬間我感覺到糾結，但佯裝平靜地點點頭，像聽一個屬於別人的八卦，小心翼翼地問：「都好嗎？」

妳好嗎？得知消息的當下，我繃緊著全身，心口有種不知該如何言說的落寞和哀傷，腦中卻開始清楚浮現妳在我眼底心底永遠堅強的模樣，妳曾脆弱地看著我，艱難地發聲，我只能束手無策地擔憂，無法相信自己只能眼睜睜旁觀，使不上力，連安慰的語句都說不出。或許我一直努力扮演一個合適情人的角色，是甚麼樣子我不知道，但我想我是失敗的。妳用自身的力量推使我向前，避開在妳身後，兩人以外的世界醞釀著的風雨。

妳從未深入與我分享過關於妳的出櫃歷程，於是我也順理成章的以為妳不過如同大多數人，漫長的過程中，經歷過衝突、擦傷、退讓與妥協，家人最後會試著放下姿態重新了解，或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儘管懷抱著非常渺小的可能，希望能挽救她們視為已脫軌的子女。

但願望並不會帶來劇烈的壓迫。我記得母親第一次垮下臉說不准，逼著我到醫院檢查到底是甚麼情形，

後來改用了許多新聞媒體關於恐怖情人或是吸毒之類的負面報導加以恫嚇，以及到了最後，母親在家庭聚會上莫可奈何的表情，偶爾若有意圖地試探感情狀況，即使仍時常碎嘴，卻也不再堅持反對。

朋友說，愛情始終不只是兩個人的事情而已。妳的父親外遇，母親從此長年抑鬱，盼妳成長，盼妳有好的歸宿，不料妳竟選擇了與社會離異，前幾任女友都因為妳母親哭鬧之故而分手，妳想逃離不可逼視的現實，但母親卻三番兩次地以死要脅……

原生家庭的羈絆是如此之深，妳無能為力。

在探問與不忍探問間，無數的情節飛來復往，究竟是我們低估社會，還是社會辜負了我們？那些我們以為能奮起力搏的束縛，卻還是失足跌落於命定時刻。彷彿當年別時，女子眉眼昂揚，衣袖翩飛，身影還如歌似醉，卻在此際，在最應當的年紀，就得回到既定的軌跡裡，成為溫順婦孺，承擔起另一個生命的悲喜。

是這樣的現實迫取妳我，原來柔軟的未來不再溫和，那些幸福的、懷疑的、忐忑的、沉鬱的，往事都蒙上灰。如同怕驚擾歲月般，小心地自抽屜底層取出妳臨別所贈的一幅相片，那畫面好寂寞，陽光蒸發了所有惦戀的心事，燒灼的下沉氣流從兩旁聚攏，我像懷著厚重疼痛的雲層，忍住雨滴般的忍住自己，不經心的碰觸，便從記憶的表面，滿溢出無所適從的淚水。

光陰翻湧，當一切收束起來的時候，被遺棄的感覺如此強烈，美好消耗的比夕落山嵐更快，在風裡晃樣而微微顫抖的金針花，金黃色的質的，高彩到幾近碎裂，如酒似的，溫潤與灼燒並進，逐漸推高的層次，彷彿蘊藏的還有時間的精華。回想起來，當時妳並沒有回應，背後藏匿的真正意思，我看不見妳看見的，妳的



抽離，我的相信，以至於我們對於愛，意義歧出。

畫面與畫面交錯，停格在觀景台一隅，致高點的涼亭以金針花命名，曰忘憂，黃昏將至而未至，雲影日照在此際變換，是最為悽惶的時刻，拿著單眼相機的女子背著女孩捕捉燦爛的鏡頭，女孩倚欄遠眺以為風起雲飛世界自由，很久以後，我才明白，何以忘憂？最好的時光裡沒有最壞的傷，心念起伏間，彷彿還能看見，下一秒女子擎著金黃的承諾轉身，慢慢走向前去，兩個人那時，如斯細瑣，纏綿多情。

# 郭惠貞



## 個人簡歷

2013年西子灣文學獎散文佳作

2014年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

## 得獎感言

所謂記憶，或許不是為了領受痛苦，而是珍藏溫暖。謝謝評審肯定與親友鼓勵，還有生命裡來來去去的人。

## 〈金針〉評語

楊翠

〈金針〉的文字流暢、秀麗、深斂、具有詩意，結構看似鬆散，但以「金針」貫串其間，前後扣連，從午后憂鬱寫起，文末，黃昏將至，敘事者「我」因為珍念舊日最好的時光，終而得以「忘憂」。

貫串文本的「金針」，是本文得以成功的關鍵。文中，「金針」既是簡單的明喻——忘憂；也埋藏著更多元複雜的意涵；金針花，萱草，它的忘憂意涵，是連結著女性、母性、等待在內，與文本中的同志情愛，產生有趣的複雜交涉。

文本中舉出兩種「金針花」的典故，其一是一般的文本，遊子遠行，母親等候；另一個典故，則是丈夫遠征，妻子守望。作者援用「金針」意象，技巧地挪用兩個典故，這兩個典故，在這篇作品中，一方面是相互衝突的，二方面是相互結合的；通過衝突，彰顯出同志情愛與原生家庭的對立；通過結合，表達了對同志戀人的思念與守望。

首先，對於〈金針〉中的同志戀情而言，「金針花」中的母親守候，與妻子守望，兩個典故是相衝突的；「金針花」典故中，原生家庭「母愛」的溫暖與等待，在〈金針〉中，卻是折散同志戀情，取消愛情溫暖的首謀，母親的溫暖，與敘事者「我」和「妳」的愛情想像，恰好對立。作者藉此彰顯出「禁忌的愛」與原生家庭、主流社會之間的衝突與矛盾。

其次，〈金針〉卻又巧妙地将兩個典故中的對立性，轉換為同一性；文本中，年長六歲的「妳」，對待敘事者「我」：「確如同母親一樣的給我的愛似乎沒有倦怠，總是心疼的笑，等我歸來。」透過這一段敘事，等候的母親與守望的妻子（戀人）的意象，產生了疊合。

整體而言，〈金針〉中的記憶光色，從暗淡而清明，從憂鬱到忘憂，有如一則關於「禁忌的愛」的深刻寓言。

# 散文類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四年十月六日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決審委員：凌性傑、陳列、焦桐、楊翠、楊佳嫻（依姓名筆劃序）

列席：林美秀、施雅芳、陳嫻如

會議記錄：曾儀靜

## 初選結果

散文類總收件數共一百三十四件，由五位評審選出十七篇作品進入決審。獲得兩票的有三篇，一票的有十四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 票數 | 作品名稱  |
|----|---|
| 兩票 | 〈新手下妻〉（陳列、楊翠）、〈長路將盡〉（陳列、焦桐）、〈黑手寶藏窟〉（凌性傑、陳列） |

| 一票   |
|--|
| 〈坎城影后〉(楊佳嫻)、〈刪除之日常〉(楊佳嫻)、〈三個聖筊〉(凌性傑)、<br>〈彷彿，有癩蟹行〉(楊翠)、〈手寫信〉(凌性傑)、〈金針〉(焦桐)、<br>〈字音字形比賽〉(楊佳嫻)、〈暗房〉(焦桐)、<br>〈Stairway to heaven〉(焦桐)、〈烏街〉(凌性傑)、〈時間·同道〉(陳列)、<br>〈父影〉(楊翠)、〈問佛〉(楊翠)、〈當代菩薩〉(楊佳嫻) |

## 評審標準

評審共同推派有評審經驗的焦桐擔任主席。主席請評審發表對這次作品的整體看法。

楊佳嫻：

這次評審票數分散可以想見，這屆的作品找到許多日常生活的題材去書寫，但也因為這樣，常常會流於細碎，作品整體性和力道表現差強人意。整體看來，本屆很特別的是書寫題材多樣性令人驚艷，而缺點則是文筆技巧表現不高。有許多作品把女性日常感受寫得非常好，將日常生活經驗寫出彈跳性的靈光。而高雄地方書寫的部分，此次作品沒有刻意的去書寫高雄這個主題，而是將南部的生活和精神很生活化的表現出來。

楊翠：

本屆作品水準平均，以至於票選分散，整體看來沒有非常亮眼的作品，維持在中上的水平。主要是說故事的

方法有結構上的問題，這次在題材上具有多元性，而情感書寫的部分特別多，很多隔代的情感書寫，很有意思的是從這裡可以看到一些歷史時間的長度。一些作品生活細節的呈現也不錯，也有幾部旅行文學，但相對而言沒有太多精采之處。這次高雄書寫的元素非常多元，沒有刻意寫入海洋，也沒有為了書寫高雄而刻意置入高雄元素。

陳列：

我贊同這次的題材想法很多元，只是許多作品在語法上還是有問題，本屆情感書寫的題材是特別多，像是隔代祖孫情感、病痛、同志、愛情……；但有時候在描述的過程情感太過暴露，或只是在形容事物的表面，就像佳嫻講的靈光似乎沒那麼多。

焦桐：

這些一百多篇稿子裡面，整體看來藝術水平不高。我在這裡是建議之後徵稿不要有文字的下限，以五千字之內或六千字之內做標準，不要以為碩大就是美，有時候一個作者決定要書寫的題材，其實就已經決定文章的長短，有一些作品可能是因為湊字數的關係，寫到後來結構就開始出問題，流於濫情。

凌性傑：

很贊同其他評審所看到的現象，可以看得出這些寫作者很樂於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但述說故事的同時又會套入說理，削弱整體性，本屆有許多用字遣詞技巧老派的作品，但我是希望作者們在這個時代使用自己的語言來寫作。

## 複選結果

由於此屆的票數分散，主席提議針對入選的十七篇作品再次投票，一位評審可投兩票，針對入選作品再進行討論，獲其他評審附議。投票結果共八篇作品入選，結果如下。

| 票數 | 作品名稱  |
|----|---|
| 兩票 | 〈新手人妻〉（陳列、楊翠）、〈黑手寶藏窟〉（凌性傑、陳列）                                     |
| 一票 | 〈坎城影后〉（楊佳嫻）、〈長路將盡〉（楊翠）、〈手寫信〉（凌性傑）、〈金針〉（焦桐）、〈字音字形比賽〉（楊佳嫻）、〈暗房〉（焦桐） |

## 一票作品討論

〈坎城影后〉



楊佳嫻：

這篇非常有趣，是文學獎很少出現的幽默作品。作者文青的形象和母親鄉土感有非常有趣的對照，連文章取名都有巧思，蠻希望作者能夠得到討論。

陳列：

充滿生活粗獷的味道、活著的味道。敘述零碎，語法奇怪，前後文沒有條理，唸到後來就覺得很不順暢。

楊翠：

文字的精確性比較不好，佳嫻說的部份我認同，前後文的語意過於跳躍，過於零碎，文字上面比較吃虧。

焦桐：

閩南語應該找到相對應的漢字，避免失去準確。

凌性傑：

閩南語表現不精確，沒辦法表現精神。標點符號的使用不正確。

〈長路將盡〉

陳列：

作者揣摩收費員的生活，缺點是極少用細節描繪，流於表面。每一段幾乎逗點到底，妨礙語意的乾淨。引用詩太過刻意表現。

楊翠：

剛好是當下發生的議題，所以還是想要保留來跟大家討論。用日常性進行書寫，蠻喜歡他在寫生活面的流轉，而不喜歡文章裡引用的一些文本。

焦桐：

人物形容有點誇大，文章整體只有小部分有細節的描繪，有一些地方也看不太懂。

凌性傑：

文學老手去寫收費員的故事，文字表現和技術很好，感動的地方很少，書寫苦難缺少了現實帶來的能量。

楊佳嫻：

寫作老手找到一個很好的題材，而文字文學性過高，蓋過收費員本身的遭遇。應該表現出粗礪的現實，裡面引用的詩不能表達收費員的情況，把苦難過於浪漫化。

〈手寫信〉

陳列：

文章分成好幾個小節，表達感情和想法的時候相當青澀。

楊翠：

文字乾淨，又有思想的質地，有一些話語蠻亮的。情感太薄，讀起來沒有撼動的感覺，獨白性太強，到後段

對方的存在薄弱。

凌性傑：

文字技巧不是那麼好。書信體的作品在這次徵件蠻少的，看到這件作品有點感動。高雄氣爆事件處理節制不濫情，建議是可以把書寫神秘果的段落抽出來特別處理。

楊佳嫻：

整體蠻散漫的，可能跟書信題材的設定有關係，前後開口太多，在文學獎可能會成為缺點。

#### 〈金針〉

陳列：

評論這篇作品美或是詩意我都認同，但讀起來不自然有點黏膩，有些標點符號也有問題。

楊翠：

喜歡金針意象跟詩意的部分，語意很美，故事感比較飄渺一點。

焦桐：

可以當作書信體看待，講述一段同志情成為過往，很喜歡作者對情感的處理，相當的節制，卻表達的更有張力，更加飽滿。覺得倒數第二段寫得很好。



凌性傑：

我也蠻喜歡這篇的，會被他的敘述腔調感動，但有些描述金針的細節比較奇怪，有些對話也不像日常生活會講的。

楊佳嫻：

寫得非常美，情感飽滿，但錯字很多。裡面討論的原生家庭問題和痛苦都是同志書寫常見的東西，是同志文學常敘述的傷痛之美。

〈字音字形比賽〉

陳列：

文字蠻好的，鋪成有條理。作者好像充滿著怒氣，過於張牙舞爪所以筆觸顯得太重，會不明白他後面支撐著這些怒氣的是什麼，感覺沒有沉澱下來。

楊翠：

喜歡作者透過字音字形比賽處理這個議題，自嘲、自卑和自信的矛盾描寫的不錯，字音字形比賽的價值和遭忽略的處理蠻好的，有些細節覺得有點太跳躍，表演性強烈，是個有天分的作者。

凌性傑：

作者用很不穩定的精神狀態去書寫，前後鋪成有點斷裂，一些細節和錯字沒有注意到，校稿不準確。

楊佳嫻：

從透過字音字形比賽連結到性別氣質的問題，去烘托和主流不一樣的狀態。和同樣是書寫同志議題的〈金針〉相比，〈字音字形比賽〉複雜多了。而同志文學是不是該有除了傷痛書寫外的手法。本篇的情慾表現不是常見的情節，但以一個早熟的孩子來說是蠻有說服力的。

〈暗房〉

陳列：

作者非常懂得創作，白描、冷靜、不暴露情感，對文學之美的追求表現得非常好，但是有點像是小說，我只有這個疑問。

楊翠：

第一次看覺得太平淡，後來有發現一些餘韻可以咀嚼，喜歡空窗期和暗房的意象呈現。

焦桐：

書寫小生意的生活，對親情的敘述輕描淡寫，讓我感覺很深刻，越平淡的東西越難書寫，適度的把情感節制裡面。倒數第二段描述氣爆現場的筆法清淡，是一種舉重若輕的輕，而裡面有多麼內斂的情感在裡面，我覺得這很高明，油蔥酥是非常特別的隱喻，台灣人很依賴這種台灣獨有的氣味。

凌性傑：

喜歡作者重複講述著：「不是要拜的，女兒喜歡吃。」熟練於形式的設計，意象連結非常好。但做小生意的家庭擁有暗房這件事讓我疑慮，雖然只有三四行帶過，但是不是刪掉後會更完整？

楊佳嫻：

油蔥酥代表某種世代的味道，這種濃郁的氣味跟淡雅的風格形成了一種張力，當初沒有選擇這篇的原因是因為太淡了。

## 兩票作品討論

〈新手人妻〉

陳列：

用福樹盆栽貫穿全篇及作多方面的隱喻，也象徵人妻的努力與婆家角力的過程安排頗佳，形成文章的張力。但有些修辭和比喻太過誇張，關於高雄的書寫太過刻意。

楊翠：

福樹意象多元，描寫新手人妻和婆家的拉扯蠻精彩的，沒有誇飾的情節和語言的陳述，但卻非常精彩到位，整個很生動鮮活。但文中用太多驚嘆號做結尾，影響語境的營造，結尾太過立志，讓文章味道跑掉。

凌性傑：

文章中著墨媳婦的角色比妻子的比重多，焦慮媳婦的身分而非人妻。作者靠直覺寫作，較缺乏對文章連繫及情節設計的安排。

楊佳嫻：

文章重心在媳婦角色，結尾安排的不好。

〈黑手寶藏窟〉

陳列：

文章不夠準確，敘述不夠流暢。觀察勞動的情形用非常細節書寫手法，從高雄的工業印象描寫，寫入當時的人彼此互相信任到一個城市的變遷和對事物的懷念，這文章歌頌了一些東西，一些我們應該很珍視的價值，包括人的品格。

楊翠：

整篇文章其實是很節制的，所以只要一個段落感情豐沛就會看起來特別凸顯，文章剛開始看會覺得很淡，細節處理的很好，結構完整。

凌性傑：

這篇是我最喜歡的作品，先用氣味回到空間場景的敘事手段，很真誠實在的寫法。喜歡他的寫作氣質，拆船



是在支解，而他是在重新組件他的記憶，應該加強這個連結文章會更有張力。其中有個缺點是驚嘆號不斷出現，應該節制。

楊佳嫻：

通常段落太長會造成缺點，但在這裡沒有。有些部分寫得太多，有兩三個地方會稍嫌濫情。

## 投票決議

評審已充分表達對作品的評論，針對以上八篇作品投票，從一分至八分表達對作品的喜愛程度進行投票。

| 作品名稱     | 陳列 | 焦桐 | 楊翠 | 楊佳嫻 | 凌性傑 | 總分 | 獎項  |
|----------|----|----|----|-----|-----|----|-----|
| 〈黑手寶藏窟〉  | 8  | 6  | 8  | 7   | 8   | 37 | 首獎  |
| 〈暗房〉     | 7  | 8  | 7  | 6   | 7   | 35 | 評審獎 |
| 〈金針〉     | 5  | 7  | 5  | 5   | 4   | 26 | 優選  |
| 〈新手人妻〉   | 6  | 4  | 6  | 2   | 6   | 24 |     |
| 〈字音字形比賽〉 | 2  | 3  | 3  | 8   | 3   | 19 |     |
| 〈長路將盡〉   | 4  | 5  | 4  | 3   | 2   | 18 |     |
| 〈手寫信〉    | 3  | 2  | 2  | 1   | 5   | 13 |     |
| 〈坎城影后〉   | 1  | 1  | 1  | 4   | 1   | 8  |     |

主席宣布二〇一四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名次如下：

首獎一名：〈黑手寶藏窟〉。

評審獎一名：〈暗房〉。

優選獎一名：〈金針〉。

### 高雄獎入圍作品討論

今年特設「高雄獎」，不分文類選出一名。由各組推薦五件作品進入高雄獎決賽。

散文組高雄獎初步圈選入圍作品共有十八篇，三票的有一名，兩票的有一名，一票的有十六名。

| 票數 | 作品名稱   |
|----|--|
| 三票 | 〈黑手寶藏窟〉（凌性傑、陳列、楊佳嫻）  |
| 兩票 | 〈夜之光〉（楊翠、楊佳嫻）  |
| 一票 | 〈新手人妻〉（凌性傑）、〈瑣碎，南方記事〉（凌性傑）、<br>〈三個聖筊〉（凌性傑）、〈海笑〉（楊翠）、〈思往〉（陳列）、<br>〈長路將盡〉（焦桐）、〈耳聲〉（楊翠）、〈金針〉（焦桐）、<br>〈十全跳蚤市場〉（陳列）、〈破碎之味〉（凌性傑）、〈暗房〉（焦桐）、<br>〈Stairway to heaven〉（焦桐）、〈父親節烘咖啡豆〉（陳列）、<br>〈問佛〉（楊翠）、〈通安街〉（陳列）、〈河水彎彎〉（楊翠） |

主席提議從入圍作品的各自圈選五部作品進入決選，獲其他評審附議。投票結果如下：

| 票數 | 作品名稱   |
|----|--|
| 五票 | 〈夜之光〉（凌性傑、陳列、焦桐、楊翠、楊佳嫻）<br>〈黑手寶藏窟〉（凌性傑、陳列、焦桐、楊翠、楊佳嫻）           |
| 四票 | 〈暗房〉（陳列、焦桐、楊翠、楊佳嫻）   |
| 兩票 | 〈新手人妻〉（焦桐、凌性傑）、〈三個聖箋〉（焦桐、楊翠）、<br>〈通安街〉（楊翠、楊佳嫻）                 |
| 一票 | 〈瑣碎，南方記事〉（凌性傑）、〈思往〉（陳列）、〈耳聾〉（楊翠）、<br>〈破碎之味〉（凌性傑）、〈父親節烘咖啡豆〉（陳列） |

其中得五票和四票的三件作品〈黑手寶藏窟〉、〈夜之光〉、〈暗房〉直接入選高雄獎。以下針對獲兩票但尚未討論過的作品〈三個聖箋〉和〈通安街〉進行討論。

### 〈三個聖箋〉

陳列：

內容嘮叨，沒有特別的地方。

楊翠：

文學張力不夠，太過平鋪直敘。

焦桐：

寫親情卻缺乏文采，過度依賴陳述話語。

凌性傑：

很素人的寫法，跟亡者關聯性很弱。

楊佳嫻：

內容真摯，書寫平淡感覺沒什麼文學性。

#### 〈通安街〉

陳列：

看第一句的時候會想到馬奎斯，那種敘述的語句很鮮明，有玄想的空間，但到後來就有點凌亂。

楊翠：

生活書寫平淡，但有些關鍵地方具有亮度，把一條街敘述的光影雜陳有韻味。

凌性傑：

使用地名作為題材，整體看下來故事交代清楚，但整個空間的塑造不深刻，感覺陌生，如果要給建議的話作

者可以考慮重新建構空間。

楊佳嫻：

圈選時在〈破碎之味〉和〈通安街〉中抉擇，但考慮到文章結尾的部分所以選了通安街。

三件兩票作品進行第二次投票表決，每位評審兩票，投票結果〈新手人妻〉獲五票、〈通安街〉獲四票、〈三個聖筊〉獲一票。

主席宣布二〇一四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進入高雄獎決選作品如下：

〈黑手寶藏窟〉

〈暗房〉

〈夜之光〉

〈新手人妻〉

〈通安街〉

